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吳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是儀
胡綜 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

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

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

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

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

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

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

亦得免

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

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攝聳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

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

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
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
本書三四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
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
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
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
膳拯瞻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
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

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
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
愚管之言上千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
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
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
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
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

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
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
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
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
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
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
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
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

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
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
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
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
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
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
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草我區夏乃律天時制
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

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
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
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閭
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
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
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為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
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
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

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網弛絕四海分崩羣生
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
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
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翬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
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托大命媿無因緣得
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
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
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

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
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
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
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托降叛間闕
求達其欲所陳載列於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
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
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
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

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
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
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
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
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
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
如履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
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
托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
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
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
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欵心赤實天曰是鑒而
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曰
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
之聲縣縣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

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
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
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
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
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
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
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
伍負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

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
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
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
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
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
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
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
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

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
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
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
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
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
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
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
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